

之間官使好古引率武勇自陸地行向慶幸春實等
鼓掉自海上赴向筑前國博多津賊即待戰一舉欲
決死生春實戰酣裸袒亂髮取短兵振呼入賊中恒
利遠方等亦相隨遂入截得數多賊之陣更乘船戰
之時官軍入賊船着火燒船凶黨遂破悉就擒殺所
取得賊船八百餘艘中箭死傷者數百人恐官軍威
入海男女不可勝計賊徒主伴相共各離散或亡或
降今散如雲純友乘扁舟逃歸伊予國為警固使榻
遠保被擒次將等皆國々處々被捕純友得捕禁固
其身於獄中死

右純友追討記按末略記所載也今以古事記校之矣

陸奥話記 一名陸奥物語

六箇郡之司有安倍賴良者是同忠良子也父祖忠
賴東夷酋長威風大振村落皆服橫行六郡劫畧人
民子孫尤滋蔓漸出衣川外不輸賦貢無勤徭役代
代驕奢誰人敢不能制之永承之頃大守藤原朝臣
登任發數千兵攻之出羽秋田城及平朝臣重成為
前鋒太守率夫士為後賴良以諸部俘囚拒之大戰
于鬼切部太守軍敗績死者甚多於是朝廷有議擇
追討將軍衆議所歸獨在源朝臣賴義賴義者河內
守賴信朝臣子也性沉毅多武畧最為將帥之器長

元之間平忠常為坂東姦雄暴逆為事賴信朝臣為
追討使討平忠常并嫡子在軍旅間勇決拔羣才氣
被世坂東武士多樂屬者素為小一條院判官代院
好畋獵野中所赴麋鹿狐兔常為賴義所獲好持弱
弓而所發矢莫不飲羽縱雖猛獸應弦必斃其射藝
巧軼人如斯上野守平直方朝臣感其騎射竊相語
曰僕雖不肖苟為名將後胤偏貴武藝而未嘗見控
絃之巧如卿能者請以一女為箕箒妾則納彼女為
妻令生三男二女長子義家仲子義綱等也因判官代
勞為相摸守俗好武勇民多歸服賴義朝臣威風大

行拒捍之類皆如奴僕而愛士好施會坂以東弓馬
之士大半為門客任終上洛經數年間忽應朝選專
征伐將帥之任拜為陸奧守兼鎮守府將軍令討賴
良天下素知才能服其採擇入境著任之初俄有天
下大赦賴良大喜改名稱賴時同太守名有委身歸
禁之故也服境內兩清一任無事任終之年為行府務入鎮守
府數十日經廻之間賴時傾首給仕駿馬金寶之類
悉獻幕下無給士卒而歸國府之道阿久利河邊夜
有人竊語權守藤原朝臣說真之子光貞元貞等野
宿殺傷人馬將軍召光貞問嫌疑入答曰賴時長男

貞任以先年欲娉光貞妹而賤其家族不許之貞任
深為耻推之權守貞任所為矣此外無他仇爰將軍怒召
貞任欲罪之賴時語其子姪曰人倫在世皆為妻子
也貞任雖愚父子愛不克弃忘一旦伏誅吾何忍哉
不如閉關不聽若來攻我乎吾眾是拒戰未以為憂
縱戰不利吾儕死不亦可哉其左右皆曰公言是也
請以一丸泥封衣川關誰敢有破者遂閉道不通將
軍弥嗔大發軍兵坂東猛士雲集兩來步騎數万輜
人戰具重疊蔽野國內震懼莫不響應于時賴時督
散位藤原朝臣經清平永衡等皆叛舅以私兵從將

軍引悉軍漸進將到衣川之間永衡被銀冑有人說將
軍曰永衡為前司登任朝臣郎從下向當國厚被養
顧勢領一郡而娉賴時女以後貳十太守合戰之時
與于賴時不屬舊主不忠不義者也今雖外示歸服
而內挾奸謀恐陰通使告示軍士動靜謀畧所出歟
又所著冑與群不同是必欲合戰時使賴時軍兵不
射已也黃巾赤眉豈不別軍之故乎不如早斬之斷
其內應矣將軍以為然則勒兵收永衡及其隨兵中
委腹心者四人責以其罪立斬之於是經清等怖不
自安竊語其客曰前車覆者後車鑒也韓彭被誅黥

布寒心今十郎已沒

永衡字伊具十郎

吾亦不知何日死為

之如何客曰公露赤心欲事將軍將軍必竟公不若
諛口未聞之前叛走從干安大夫獨為忠功之時噬
臍何速焉益下經清曰善則構流言驚軍中曰賴時遣輕
騎出於間道將攻國府取將軍妻子云云將軍之麾
下內客皆妻子在國府多勸將軍令歸國府將軍因
衆勸自將驍騎數千人日夕馳還而遣氣仙郡司金
為時等攻賴時賴時以舍弟僧良昭等令拒之為時
雖頗有利而依無後援一戰退矣於是經清等屬大
軍擾亂之間將私兵八百余人走干賴時矣今年朝

庭雖補新司聞合戰告辭退不赴任因之更重任賴
義朝臣猶令遂征伐今年騷動而國內飢饉糧食不
給大衆一散忽迨再會出謀之間漸送年序天喜五
年秋九月進國解言上誅伐賴時之狀備臣使金為
時下毛野興重等甘說與地俘囚令興官軍於是鉅
屋仁土呂志宇曾利合三都夷人安倍富忠為首發
兵將從為時而賴時聞其計自往陳利害衆不過二
千人富忠設伏兵擊之嶮岨大戰二日賴時為流矢
所中還為海柵死但餘黨未服請賜官爵徵發諸國
兵士兼納兵糧悉誅餘類焉隨賜官符召兵糧發軍

兵但群卿之議不同未行勲賞之間同年十一月將軍率兵千八百余人欲討真任真任等率精兵四千余人以金為行之河崎柵為營拒戰黃海干時風雪甚勵道路艱難官軍無食人馬共疲賊類馳新羈之之馬敵疲足之軍非唯客主之勢異亦有寡眾之力別官軍大敗死者數百人將軍長男義家驍勇絕倫騎射如神冒白刃突重圍出賊左右以大鏃箭頻射賊師矢不空發所中必斃雷奔風飛神武命世夷人靡走敢無當者夷人立號曰八幡太郎漢飛將軍之号不可同年語矣將軍從兵或以散走或以死傷所

殘纔有六騎長男義家修理少進藤原景通大宅光任清原真廣藤原範季同則明等也賊眾二百餘騎張左右翼圍攻飛矢如雨將軍之馬中流矢斃景通得馬接之義家馬亦中矢死則明奪賊馬接之如此之間殆叵得脫而義家頻射殺魁帥亦光任等數騎殊死而戰賊類為行漸引退矣是時官軍中有散位佐伯經範者相摸國人也將軍厚遇之軍敗之時固已解纜出不知將軍處問軍卒軍卒答曰將軍為賊所困從兵不過數騎推之叵脫矢經範曰我事將軍已經卅年老僕年已及耳願將軍齒亦逼懸車今當

覆滅之時日何不同命乎地下相從是吾志還入賊田
中其隨兵兩三騎亦曰公既與將軍同命死節吾等
豈得獨生乎雖云陪臣慕節是一也共入賊陣戰甚
捷賊殺十余人而人殺死如如林皆歿賊前
藤原景季者景通長子也年二十余性少言語善騎
射合戰之時視死如歸馳入賊陣殺梟帥出如此七
八度而馬蹶為賊所得賊徒雖惜其武勇而惡為將
軍之親兵遂斬之散位和氣致輔紀為清等皆入万
死不顧一生悉為將軍弃命其得士死力皆此類也
亦藤原茂賴者將軍腹心也驍勇善戰軍敗之後數日

不知將軍所往謂已沒賊悲泣曰吾求彼骸骨方葬
斂之但兵革所衝自非僧侶不能入求方剃鬚髮拾
遺骸可可則忽出家為僧拍戰場行道遇將軍且悅且
悲相從還來出家雖似劇忘忠節猶足感亦散位平
國妙者出羽國人也驍勇善戰常以寡敗衆未曾敗
北俗号曰平不負字曰平大夫故將軍招之令為前
帥而馬仆為賊所擒賊師經清者國妙之外甥也以
故得免武士猶以為恥矣同年十二月國解曰諸國
兵糧兵士雖有徵發之名無到來之實當國人民悉
越他國不從兵役先移送出羽國之處守源朝臣兼

長敢無乱越心非蒙裁許者何遂討擊云云於是朝
 家止兼長朝臣之任以源朝臣齊賴為出羽守令共
 擊貞任而齊賴乍蒙不次恩賞全無征伐之心諸國
 軍兵之糧亦以不來如此之間不能重攻貞任等益
 橫行諸郡劫畧人民經清率數百甲士出衣川關放
 使諸郡徵納官物命曰可用白符不可用赤符白符者經
 清符者國符也徵符也不捺印故曰白符也赤符者經
 符者國符也有國印故曰赤符也將軍不能制之
 而常以甘言說出羽山北俘囚主清原真人光賴舍弟
 武則等令與力官軍光賴等猶豫未決將軍常贈以奇
 珍光賴武則等漸以許諾康平五年春依賴義朝臣

任終更拜高階朝臣經重為陸奧國守揚鞭進突入
 境著任之後無何歸洛是國內人民皆隨前司指攜
 故也朝議紛紜之間賴義朝臣頻求兵於光賴并舍
 弟武則等於是武則以同年秋七月率子弟万余人
 兵越來於陸奧國將軍大喜率三千余人以七月二
 十六日發國八月九日到栗原郡營崗昔田村磨將軍
 此支整軍士自其以來征蝦夷之日於
 号曰營整迹猶存也武則真人先軍此處邂逅相
 遇互陳心懷各共拭淚悲喜交至同十六日定諸陣
 押領使清原武貞為一陣武則子也橘貞賴為二陣武則甥也
 字志万吉彦秀武為三陣武則甥也橘賴貞為
 太郎字荒川太郎

四陣

真賴弟也字新方二郎

賴義朝臣為五陣五陣中亦分三

陣

一陣將軍一陣武則真吉美侯武忠為六陣

字班目四

即

清原武道為七陣

字貝沃郎

於是武則遙拜皇城誓

天地言臣既癸子弟應將軍命志在立節不顧殺身若不為死必不空生八幡三所照臣中丹若惜身命不致死力者必中神鎬先死矣合軍攘臂一時激怒今日有鳩翔軍上將軍以下悉拜之則赴杉山道以南磐井郡中山大風沃翌日到同郡荻馬場去小松柵五町有餘也柵者是宗任叔父僧良照柵也依日次不宜并及晚景無攻擊心而武真賴真等先為

見地勢近到之間步兵放火燒柵外宿蘆於是城內奮呼矢石亂癸官軍合應爭先登將軍命武則曰明日之議俄乖當時之戰已發但兵待機發不必撰日時故宗武帝不避往亡而功好見兵機可隨早晚兵武則曰官軍之怒猶如水火其鋒不可當用兵之機不過此時則以騎兵圍要害以步卒城柵柵東南帶深流之碧潭西北負壁立之青巖步騎共泥然而兵士深江是則大伴真季等引卒敢死者二十余人以劍鑿岸杖鋒登巖斬壞柵下亂入城內合力攻擊城中擾亂賊眾潰敗宗任將八百余騎城外挑戰

前陣頗疲不能敗之因茲召五陣軍士平真平菅原
行基源真清刑部千富大原信助清原真廉藤原兼
成橘孝忠源親季藤原朝臣時經九子宿禰弘政藤
原光貞佐伯元方平經貞紀季武安部師方等合加
攻之皆是將軍麾下坂東精兵也入万死忘一生遂
敗宗任軍亦七陣之頭武道支要害處宗任精兵卅
余騎為遊兵龍衣來武道迎戰殺傷殆盡賊衆捨城
走則放火燒其柵方所射斃賊徒六十余人被瘋逃
者不知其真官軍死者十三人被瘋者百五十人也
休士卒整干戈不追攻擊亦遭霖雨徒送數日糧盡

食盡軍中飢乏磐井以南郡々依宗任之誨遮奪官
軍之輜重往反之人物為追捕件姦類分兵士千余
人遣栗原郡又磐井郡仲村地去陣四十余里也耕
作田畠民戶頗饒則遣兵士三千余人亦令芻糶
等給軍糧如此之間經十八箇日留營中者六千五
百餘人也真任等風聞此由語其衆曰如聞者官軍
食乏四方求糧兵士四散營中不過數千云云吾以
大衆襲擊必敗之則以九月五日率精兵八千餘人
動地襲來玄甲如雲白刃耀日於是武則真人進賀將
軍曰真任失謀將梟賊首將軍曰彼官軍今散孤營

少兵忽將大眾來襲是必謀勝兵而子曰失謀其意如何武則曰官軍為客兵糧食常乏一旦爭鋒欲決雌雄而賊眾若守險不進戰者客兵常疲不能久攻或有逃散者還為彼可討矣僕常以之為恐而今真任等進來欲戰是天福將軍也又賊氣黑如樓是軍敗之兆也官軍必得勝矣將軍曰子言是也吾亦知之于時將軍命武則曰昔勾踐用范蠡之謀得雪會稽之耻今老臣因武則之忠欲露朝威之嚴於今日戰莫惜身命武則曰今為將軍弃命輕如鴻毛寧雖向賊死不得背敵生於是將軍置陣如常山蛇勢士

卒奮呼聲動天地兩陣相對交鋒大戰自午至酉義家義綱等虎視鷹揚斬將拔旗真任等遂以敗北官軍乘勝追北賊眾到盤井川或迷失津或墜高岸或溺深淵暴虎馮河之類襲擊殺之自戰場至河邊所射殺賊眾百余人所奪取馬三百余匹也將軍語武則曰深夜雖暗不慰賊氣必可追攻今夜縱賊者明日必振矣武則以精兵八百余人暗夜尋追將軍還營且饗士卒且整兵甲親迴軍中療痍傷者戰士感激皆言身為恩使命依義輕今為將軍雖死不恨彼燒鬚吃癰何得加之而武則運籌策分敢死者五十

人偷從西山入貞任軍中俄令舉火見其火光自三方揚聲攻擊貞任等出于不意營中擾亂賊衆駭騷自互擊戰死傷甚多遂奔高梨宿并石坂柵逃入衣川關步騎迷惑投壑墜谷卅余町之程斃己人馬宛如亂麻肝膽塗地膏膩潤野同六日午時將軍到高梨宿即日欲攻衣川關件開素隘路嶮岨過峭函之固一人拒嶮萬夫不能進弥斬樹塞蹊崩岸断路加以霖雨無晴河水洪漲溢然而三人押領使攻之武貞攻關道賴貞攻上津衣川道武則攻開下道自未時迄戌時攻戰之間官軍死者九人被傷者八十餘

人也武則下馬迎見岸邊召兵士久清命曰兩岸有曲木枝條覆河面汝輕捷好飛超傳渡彼岸偷入賊營方燒其壘賊見其營火起合軍驚走吾必破關矣又清云死生隨命則如猿猴之跳梁著彼岸之曲木牽繩纏葛牽卅余人兵士同得越渡即偷到藤原業近柵俄放火燒業近字大藤內貞任等見業近柵燒宗任腹心也亡大駭遁奔遂不拒開保鳥海柵而為文清等所殺傷者七十余人也同七日破關到膽沢郡白鳥村攻大麻生野及瀨原二柵拔之得生虜一人申云度々合戰之場賊帥死者數十人所謂散位平孝忠金師

道安倍時任同貞行金依方等也皆是貞任宗任之
一族驍勇驍捍之精兵也云云同十一日鷄鳴襲鳥
海柵行程十余里也官軍未到之前宗任經清等奔
城走保厨川柵將軍入鳥海柵暫休士卒柵中一屋
釀酒數十甌士卒爭欲飲之將軍制止云恐賊類設
毒酒欺疲頓軍兵而雜人中一兩人飲之無害而後
合軍飲之皆呼萬歲將軍語武則曰頃年聞鳥海柵
名不能見其体今日因卿忠節初得入之卿見予顏
色如何武則曰足下宜為王室立節掃風沐雨甲冑
生蟻虱苦軍旅役已十余年天地助其忠軍士感其

志以是賊衆潰走如决積水愚臣擁鞭相從有何殊
功乎但見將軍形容白髮返半黑若破厨川柵得貞
任首者鬢髮悉黑形容肥滿兵將軍曰卿率子弟發
大軍破堅挫銳自當矢石破陣拔城宛如轉圓石口
之得遂予節卿無讓功但白髮返黑者予意然之武
則拜謝即襲正任所居斯和郡黑沢屍柵拔之所射
殺賊徒廿二人被疵逝者不知其負亦鶴脰比與鳥
二柵同破之同十四日向厨川柵十五日酉刻到着
田厨川姬戸二柵相去七八町許也結陣張翼終夜
守之伴柵西北大澤二面阻河河岸三丈有餘壁立

無途其內築柵自固柵上構樓櫓銳卒居之河與柵
間亦掘隍之底倒立於地上時鐵亦遠者發弩射之
近者投石打之適到柵下者建沸湯沃之振利刃殺
之官軍到著時樓上兵招官軍曰戰者來焉雜女數
十人登樓唱歌將軍惡之自十六日卯時攻戰終日
通夜積弩亂發矢石如雨城中固守不被拔之官軍
死者數百人十七日未時將軍命士卒曰各入村落
壞運屋舍填之城隍亦每人斫萱草積之河岸於是
壞運刈積須更如山將軍下馬遙拜皇城誓言昔漢
德未衰飛泉忽應拔尉之節今天威惟新大風可助

老臣之忠伏乞八幡三所出風吹火燒彼柵則自把
火稱神火投之是時有鳩翔軍陣上將軍再拜暴風
忽起煙焰如飛先是官軍所射之矢立柵面樓頭猶
如羊毛飛焰隨風著矢羽樓櫓屋舍一時火起城中
男女數千人同音悲泣賊徒潰亂或投身於碧潭或
刎首於白刃官軍渡水攻戰是時賊中敢死者數百
人被甲振刃突圍而出必死莫生心官軍多傷死者
武則告軍士曰開圍可出賊衆軍士開圍賊徒忽有
赴外心不戰而走官軍橫擊悉殺之於是生虜經清
將軍召見責曰汝先祖相傳為予家僕而年來忽緒

朝威蔑如曰主大逆無道也今日得用白符否經清
 伏首不克言將軍深惡之故以鈍刀漸斬其首是欲經
 清痛苦久也真任拔劍斬官軍官軍以鋒刺之載於
 大楯六人昇之置將軍之前其長六尺有餘腰圍七
 尺四寸容兒魁偉皮虜肥白也將軍責罪真任一面
 死矣亦斬弟重任字北浦 六郎但宗任自投深泥逃脫亡
 了真任子童年十三歲名曰千世童子容兒美麗社
 甲出柵外能戰驍勇有祖風將軍哀憐欲宥之武則
 進曰莫思小義忘巨害將軍領遂斬真任年廿 四死去城中
 美女數十人皆衣綾羅悉粧金翠交烟悲泣出之各

賜軍士但柵破之時則任妻獨抱三歲男語夫言君
 將沒妾不得獨生請君前先死則乍抱兒自投深淵死
 可謂一烈女矣其後不幾真任伯父安倍為元字亦 村
 真任弟家任歸降亦經數日宗任等九人歸降同云
 二月十七日國解云斬獲賊徒安倍真任同重任藤
 原經清散位平孝忠藤原重久散位物部惟正經藤原
 經光同正綱同正元歸降者安倍宗任弟家任則任
 出家散位安倍為元金為行同則行同經永藤原業
 近同賴久同遠久等也此外真任家族無有遺類但
 正任一人未出來云云僧良昭已至出羽國為守源

齊賴所擒正任初隱出羽光賴子字大鳥山大郎賴
 遠許後聞宗任歸降由亦出來了合戰之間義家每
 射甲士皆應弦死矣後日武則語義家曰僕欲試君
 弓勢如何義家曰善矣於是武則重堅甲三領懸之
 搦技令義家一發貫甲三領武則大驚云是神明之
 變化也豈凡人之所堪乎宜為武士所歸伏如此義
 綱驍勇騎射亦亞其兄同六年二月十六日獻貞任
 重任經清首三級京都為壯觀車擊鼓入摩肩子細注別
 也先是獻首使者率貞任從者降人也稱無櫛由
 使者曰法寺有私用櫛以其可梳之擔夫則出櫛梳

之垂淚嗚咽曰吾主存生時仰之如高天豈圖以吾
 垢櫛忝梳其髮乎悲哀不忍衆人皆落淚雖擔夫忠
 義足令感人者也同廿五日除日之間賞勲功拜賴
 義朝臣為正四位下伊豫守太郎義家為從五位下
 出羽守次郎義綱為左衛門尉武則為從五位下鎮
 守府將軍獻首使者藤原秀俊為右馬允物部長賴
 為陸奧大目勲賞之新天下為榮兵戎狄強大中國
 不能制故漢高因平城之圍呂后忍不遜之詞我朝
 上古屢發大軍雖國中多責戎無大敗坂面傳母礼
 磨請降普服六郡之諸戎獨施万代之嘉名即是北

天之化現希代之名将也其後二百余歳或猛将立
一戦之功或謀臣吐六奇之計而唯服一部一落未
曾有耀兵威遍誅諸戎而頼義朝臣自當矢石折戎
人鋒豈非名世之殊功乎彼斬郅支單于梟南越王
首何以加之哉今抄國解之文於衆口之話注之一
卷但少生千里之外定多訛謬知實者正之而已

右陸奥語記以流布即本校合

奥州後三年記序

朝家小文武此二道ありてはひ小政理成技く山小顯
あふりてをのく護持と政と是聖代明時の法業より
出て神明佛陀に余化よありてとてとてとてとてとて
本朝神武天皇六年六代清和天皇に侍子貞純親王六代の
後胤伊豫守源朝義朝臣の嫡男陸奥守義家第八幡及
号守堀川院御宇永保三年に奥州に任よ赴く爰より
みちろくに奥六郡を領せし鎮守府將軍清原武則孫
荒河太師武貞の子真衡富有此奢之下の行徳より起りて
一族ありし帝従とありてとてとてとてとてとてとてとて